

The Most Significant Novel

名家·最意味小说

糖果

邵丽 著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The Most Significant Novel

名家·最意味小说

糖果

邵丽 著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糖果/邵丽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4.12

(名家·最意味小说)

ISBN 978-7-5559-0089-4

I.①糖… II.①邵… III.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55495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
邮政编码 450011
本社网址* <http://www.hnwybs.cn>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
印 张 10.25
字 数 253 000
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目录

Significant

- 001 第四十圈
- 066 刘万福案件
- 112 赤足踏在田埂上
- 126 小舅舅死了
- 143 城外的小秋
- 174 糖果
- 319 后记 无言以对

“以眼还眼,以牙还牙,以手还手,以脚还脚。”

——《旧约全书·申命记》

上部

十六岁那年我发表第一篇小说。说起来甚是好笑,这篇作品像一个孤儿,前不巴村后不着店。其后将近二十年时间,我没再写过什么东西。不但没写过东西,也没做过什么让自己高兴的事。生活黏巴巴地脱不开手,二十年时光,左支右绌,只用来应付生计已是身心俱疲,遑论其他!在一次高中同学聚会时,有人提起这篇小说,告诉我小说中写到的“那个人”现在已经是国家某银行人事司的司长了。老天爷!“那个人”是哪个人?连这篇小说的事我都不记得,怎么还会记得那个人!

二十年,可以忘记的事情很多,而且都比一篇小说要大——生活在这个地球上,坐地日行八万里,浑然有序而又阴差阳错。每天有三十万七千人出生,十六万人死亡。想想看,与此相比,我们平凡的一生

有什么大事可言？

不过，我着实听说过一件大事。那是我以一个作家的身份下派到天中县挂职当副县长期间，县里很多人给我说起曾经在这个县轰动一时的一起案件，是个杀人案，但也不完全是杀人案，案子里面套案子，挺复杂的。案件已经过去十来年了，现在大家还津津乐道。而跟我讲述这个案件的人不同，案子的面目也不一样，对里面各色人等的评价更是千差万别，真像一出“罗生门”。这谁也别怪，我理解他们，案件不管多复杂，那是别人的。

第一个跟我说起的是我的司机刘师傅，可从我到县里任职一直到离开，他始终也没把这个故事讲囫圇，其他人说的更是支离破碎。那次刘师傅送我回省城，在路上主动向我说起齐光禄——齐光禄是这个案件的主角。“赵县长，您是写小说的，那齐光禄的事，说起来比小说都好看。”——我相信他从未看过小说，他生活中就两件事，开车和打牌。天中有俗谚：一怕孙书记讲政治，二怕刘老四“推拖拉机”——孙书记是县委管宣传的副书记，他安排秘书写讲话稿就一个标准：“今天是开大会，话不能说短了，给我写够五十页！”刘师傅在家排行老四，据说他打牌可以三天三夜连轴转，眼睛都不带眨巴一下的，人在阵地在，不把对手熬趴下他决不下战场。

我说：“你说来听听。”

“他怎么就那么狠，眼睁睁地把一个派出所所长给剁碎了。”他一边吧嗒嘴，一边说，“这个所长我们早就认识，他没当所长之前就在政府家属院住，挺内向的一个人，从农村考上的大学，第一个老婆跟人好了，找这第二个老婆也不是个正经货，名声不好，老大不小也找不到对象，最后不知怎么就嫁给他了。”

凭我的职业敏感，我知道这可能就是我下来挂职所要体验的“生活”，就这短短的几句话，一篇好小说所需要的张力已经有了。我问他：“你说的这个齐光禄为什么杀所长？总有个前因后果吧！你能不

能把这个事情详细说说？”“哎哟！要说那真不是个事！那算个什么事啊？哎嗨！钱，人家该赔也赔了，政府该补也补了，所长该免也免了。”他左手开车，右手捏着指头算着这三个“了”，好像这是一桩可以计算的买卖似的。

我坚持让他从头到尾说详细点。他吭哧了半天，说，一时半会儿根本说不清，这得抽个时间好好说道说道。我说：“我们路上有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呢！”

“四个小时？那不够，太复杂了！”他摇着头，又重重地叹了口气，“太复杂了，想想就够让人闹心的。”

二

汝河往南走了一大段，又掉头往西去了。这样的走势在平原地区很罕见，属于倒流，所以当地人也把这条河叫作回头河。汝河河湾处夹着一个小镇，很像一个人的胳膊搂着个孩子，小镇与县城隔河相望，但是无路相通，只能坐船过去。别看这个镇子不起眼，名字却响亮得很，叫天中镇。也是因为有这个镇子，这个县叫天中县。据说这个地名是乾隆爷下江南路过此地时封的，但这种说法很让人怀疑。

天中镇镇东头住着一户人家，户主姓牛，人皆称之为牛大坠子。“坠子”在当地土话里有两层意思，一层是对本地戏曲的统称，一层是指一挂鞭炮最后那几个最响的大炮仗，牛大坠子跟这两样都沾点边。先说唱戏这一出，从小他就喜欢，只要一出门口，小曲儿就挂在嘴上，咿咿呀呀，抑扬顿挫。如果碰上一群人扎堆在那里聊天，他便凑上去，只要人家一撺掇，他就会半推半就拉开架势，那么胖大的一个人，踩起场子来如风摆杨柳，左手撮成兰花指掐在后腰上，右手撮成兰花指挑在胸前，其势如凤凰展翅，摆好架势，便一唱三叹地开始了：

我不告天来也不告地
状告皇王御妹婿
我告的就是他强盗陈世美
秦香莲我本是
他的结发妻呀、呀、呀、呀……

至于把他跟大炮仗联系到一起，一来是他嗓门大，说话跟过闷雷似的，震得人耳朵轰轰响半天；二来他好充大，说话办事总爱拣个高枝，好像凡事都比别人高明。

坠子爷爷过去曾经跟过袁世凯，专门做手擀面，说是祖传手艺，老袁这个人一直到死都爱这一口。老袁死后，爷爷背着太子克定送的一把日本刀解甲归田，刚好遇到兵荒马乱的年月，技艺无以相传，直到后来得了孙子坠子，他的刀和做面手艺才有了传人。

不管爷爷是不是跟过袁世凯，用他的方法做出来的面真是好吃，刀看起来也是真的，像传说中的皇室用品。坠子当了金豫宾馆的经理之后，把做面的手艺给解密了。相当简单，小麦面、红薯面、绿豆面三种面粉和在一起，磕几个鸡蛋，使劲搅和，待白黄绿三种颜色混为一色，用瓦盆盖在案板上醒半个时辰，然后擀成半韭菜叶那么厚的面皮，晾至半干，刀斜成四十五度，薄薄地片下去，便成了厚薄适中的面条，用猪油擦一下锅底，把葱姜煸熟，待水烧成大滚把面顺势摆进去，出锅前再放几棵小青菜，点几滴芝麻香油。吃的时候有一股说不出来的“年少的味道”（爷说是袁世凯语）。那时候，就靠着这“袁面”，金豫宾馆红火了好大一阵子，如果不是后来的几多变故，结局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。

坠子原来在金豫宾馆当大厨，虽然有祖传的面点手艺，他却死活不听爷爷和爹爹的话，做了红案。他不喜欢白案的冷清，对着一堆面

粉揉来搓去,让人一点都兴奋不起来,他喜欢红案的热闹。爹怎么打骂都改变不了他的志向,于是只好随了他。很快他就出师了,煎炒烹炸相当了得,那完全得益于戏曲给他的启示。他觉得炒菜跟唱戏十分相似:热锅凉油,一把作料撒下去,噉啦一响,是过门儿,待主菜下锅,一出大戏便开始了,锅碗瓢盆叮当乱响,有韵律,有节奏,还有情趣,那是一门让人上瘾的艺术。

开放之初,国营金豫宾馆实在经营不下去了,学习外地经验搞起了承包,那时候的人都胆小,商管委开了几轮会议,没人敢接这个摊子。坠子一拍屁股站起来,签了为期五年的承包合同。当时的报纸电台把这当作是一个重大新闻,进行了广泛报道,说他是中原的马胜利、步鑫生,他的壮举将会在中原大地掀起一轮改革大潮,云云。

后来的实践证明他这个决策是对的,他以“袁面”打头,以周围鄂豫皖地方特色菜铺底,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、远近闻名。那时候,他牛总经理梳着中分大背头,一套上海“响铃”牌大方格西服,脖子上吊着猩红领带,皮鞋擦得锃亮。不管他去哪里,都扎人眼得厉害。一辆古董级的黑色“上海”牌轿车驶过,能听到车里传出的老包《下陈州》的唱腔:

久念陈州众百姓,
辞别王驾早登程,
紧催八抬忙走动……

三

机关干部下基层挂职锻炼,总有点不伦不类。有钱有势的部门下来还好,能给人家跑个项目批点资金什么的,至少能为当地干部提

拔重用牵线搭桥。可我们这些文化部门下来的，两袖清风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很难融入当地。眼看着两年的挂职期限已经过半，我心里不免暗暗着急。一来，自己分管的文教卫属于慢工出细活的工作，干好干坏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出来；二来，有形的项目我一个也没干。别人说起以往的挂职干部，往往是谁谁谁修了水库，谁谁谁盖了一所小学。如果我回去，在县里不会留下任何可资评说的东西。有一次，我给在发改委任职的一个学弟打电话，求他帮忙给弄个项目。“姐啊！”人前人后他都这么亲热地喊我，“不是我给你弄个项目，而是你得先编个项目，我负责给你点钱！”电话那头乱哄哄的，好像是在歌舞厅里，那时是下午四点多一点儿。“编个项目？是编制一个项目还是随便编一个项目？”我玩笑道。“哎呀！姐，你这作家都当呆了，那不是一回事？小说是把真事往假里说，编项目是把假事往真里说！”他那边已经开始唱上了，他吼了一句粤语歌又掉头跟我说，“就这么回事，年底快批项目了，正好今年钱多得花不出去。”说完又唱上了。估计他也喝得差不多了，不然他不会这么跟我说话，他是一个知道分寸的人。

第二天，我带着办公室副主任赵伟中和秘书下乡搞调研。在县里，每个副县长都有一个办公室副主任跟着，其权力比秘书大，比办公室主任小，我的一切活动基本上都靠他安排。走路上我问他，“编”个什么项目合适。赵伟中说：“赵县长，您是真想办事还是想办真事？”——妈的，这都什么语言，跟江湖黑话似的！我不禁想起学弟“编项目”之说——我说：“此话怎讲？”“真想办个事出政绩，县政府项目库里的项目多的是，拿一个就是了。想办真事，那就看您觉得事情办得有没有意义了。”我说：“那还用说？我办事的风格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！”刘师傅插话说：“赵县长，咱们县我觉得最值得办的事情，就是给县城到天中镇的路上修座桥。这事老百姓意见很大。”“既然有这样的好事，过去怎么没人办？”“哎哟！”他又吧嗒起嘴来，这个动

作表示里面有戏,情况复杂。“您不知道,天中镇的人不好惹!就齐光禄那个事,前前后后拉扯多少年,到现在都没扯白清楚。”赵伟中听到这儿,连忙喝道:“老四,别信口乱说!”

我想了一下,说:“刘师傅,今天咱们就直奔天中镇!”刘师傅扭头看了一下赵伟中。赵伟中把前面摆着的“县人民政府”的牌子拿下来,扔在脚下,也没看我,叹了口气说:“走吧!”

虽然咫尺之隔,可刘师傅说要绕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才能到。我想起他和其他人跟我说起的齐光禄的事情,心里隐隐约约有一种不安,也不完全是因为今天赵伟中的表现,很多人说起这个事情,都是这样一种态度。也不是避讳什么,好像谁都想躲开里面的麻烦,害怕那麻烦会缠上自己似的。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,现在说起来还讳莫如深。难道在这个案件背后,还有鲜为人知的东西?

四

牛大坠子承包金豫宾馆的第三年,来了一个南方女子。开始她是来推销报纸杂志的,养生、口才、营销、厚黑学,什么都有。女子这么一来二去,跟牛总就对上了眼。牛总不拘一格降人才,把她留下来做销售经理。这个女子不寻常,在销售上确实有一套,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,不管跟什么人都见面熟,只要见过一面,下次一口便能喊出人家的职务。再到后来,牛总是一步也离不开她,连自己的家都很少回了。

坠子的老婆也是天中镇人,在家就是个病秧子,身体弱的人,往往性格暴戾。有时候,坠子跟她说不三句话,她就能拿头去撞墙,所以坠子平时也不敢招惹她,遇到什么事都是躲着让着。坠子当了老总之后,好话说尽,才让她和女儿搬进城里。屋漏偏遭连阴雨,坠

子和那女子的传闻，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她这里，她一听这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抓不到坠子，逮住自己的女儿就暴打了一顿，谁知坠子刚好回家来碰见这场面，他还没解释几句，就被母女俩合着伙责备。女儿哭着怪他惹事，老婆拿着热水瓶朝他头上砸，他狼狈逃窜。老婆本来身子就弱，又遇到这事，气病交加，熬了不到一年就去世了。老婆死后，牛大坠子很快便跟这个女子结为夫妻。结了婚以后他才知道，女子还有一个儿子，比自己的女儿光荣小五岁。坠子心中暗喜，这是买一送一的好买卖，不费力气就儿女双全了。

坠子的女儿牛光荣长得既不像坠子那么肥硕，也不像他老婆那么柴，是个细皮嫩肉的美人胚子，个子细长，瓜子脸，一笑俩酒窝，羞怯中有一种质朴。娘还活着的时候，光荣已经寻到了对象，是自己谈的，只是年龄不到无法办结婚证。光荣的娘死后，光荣跟后娘之间成了彼此的眼中钉，俩人你啄我一口，我掐你一下，没个消停的时候。后来光荣索性搬到男方家去住了。再后来，光荣肚子里有了。男方的家长找到坠子，支支吾吾地把这事告诉他。坠子大手掌拍在老板台上，说，那还扭扭捏捏扯白什么啊？让他们俩先上车再补票不就得啦！

婚礼是在金豫宾馆办的。坠子本来就爱排场，当上经理之后结交的酒肉朋友又多，再加上双方驴尾巴吊棒槌的亲戚和镇上的乡亲，前后开了二百多桌。光荣的后娘重装登场，浑身披挂得比继女都像新媳妇，在酒宴上撒着欢卖弄风骚。光荣看着她，当着人面笑也不是哭也不是，新仇旧恨窝成一肚子气，强撑一天，一口饭都没吃。

婚宴一直拉拉扯扯到晚上才结束，牛大坠子与亲家喝得昏天黑地。吃完喝完，一群晚辈闹哄哄地簇拥着小两口回去闹洞房。开始还算文明，交杯酒，咬苹果，亲嘴……闹着闹着就不像话了，一群人先把新郎围在中间“撞墙”，把新郎撞得筋疲力尽瘫软如泥，拱到床底下再也不爬出来。又开始折腾新娘，他们拉着她的胳膊腿往上抛，说是

放冲天炮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……光荣一天水米没打牙，浑身连四两力气都没有，被他们抛来抛去，开始还能挺着身子，到最后浑身就像一块面团一样绵软无力。最后一抛，面团从众人的手中滑脱。光荣四仰八叉朝水泥地上重重地砸去，像一列脱轨的列车，失速撞向一个未知的黑洞。

五

齐光禄原来并不是本地人，老家是东北那疙瘩的，父亲是军工厂的老工人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中国与苏联交恶，因为形势所迫，军工厂大部分迁往三线。他跟着父母来到了鄂豫皖交界的这个山旮旯里，初中没毕业，就回厂接了父亲的班，分到机修车间开叉车。父亲在喷漆车间工作半辈子，退休之前就干不动了，退下来不久就因肺癌去世。家里剩下他和母亲，还有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小妹。

齐光禄先是开叉车搬运钢材的时候挤断了一条腿，虽然治疗得差不多，但是走快了还能看出来跛脚。后来又遇到企业军转民，很快他就下了岗，成了一名待业青年。当时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，给待业青年开了口子，鼓励他们自谋职业，并且在税收、经营场所等方面给予照顾。他就在县城一处居民区的小蔬菜市场里摆了个猪肉摊子。

猪肉摊子离牛大坠子住的楼也不远，隔半条街。按理说他跟坠子沾不上边，坠子开饭店当经理，家里吃的用的根本用不着从外头买。可是事有凑巧，有一次坠子下班回来得早，在菜市场下车。他看见齐光禄卖肉的时候，把半扇猪吊在横梁上，谁来买肉他就拿刀过去砍一块，不是多了就是少了，而且肉切下来卖相很难看。坠子一时技痒，快步过去，把猪从梁上卸下来横在案子上，横着剁五刀，竖着剁三刀，整整齐齐一十五块猪肉码在案子上，煞是好看。

他把刀递给齐光禄说，要想卖好肉，先去换把好刀来！

齐光禄看得傻了，半天才缓过劲来，连忙递上烟，忙不迭地喊师傅。坠子把烟叼在嘴角，示意齐光禄点上，舒舒服服地吐了一口烟。齐光禄说，师傅……坠子也不答话，哼着小曲走了。

旁边的人告诉齐光禄说，你今天算是走红运了，这个人你不知道是谁吧？他就是牛大坠子啊！

从此，每次看见坠子回来，齐光禄离老远就跟他打招呼，俩人慢慢熟络起来。女儿光荣结婚的时候，坠子也请了齐光禄去喝喜酒。齐光禄手也不小，封了一百块钱，还添了一床当时算是奢侈品的鸭绒被子。

那天牛光荣被摔到地上，齐光禄就站在旁边。坠子虽然喝得醉醺醺的，可非要坚持把他亲家送回家。齐光禄怕他有什么闪失，也跟着过来了。光荣这一下摔得真是不轻，当时就昏迷不醒，躺在地上动都没动一下。后来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抬起来，赶紧往医院送。肚子里的孩子没保住，光荣也昏睡了四十多天。光荣的婆家在她入院的时候交了两千块钱押金，后来再也不露面了。牛大坠子去找他们理论，婆家说，他们俩又没登记结婚，这婚姻不受法律保护。人是你们家的人，我们又没动她一指头，凭什么该我们管？

坠子气得回家喝了一斤二锅头，跳起脚在屋子里大骂，可是于事无补，毕竟他没能力拿住人家。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才是他倒霉的开始，要不怎么都说祸不单行呢！饭店五年的承包期到了，他要跟商管委续签合同。商管委的头儿说，你来得正好，省我们跑一趟冤枉路，赶紧交钥匙吧，这宾馆我们已经包给别人了！坠子一听如被雷击，站在门口跟人家嚷嚷道，金豫宾馆的门楼子没塌下来，到现在还这么红火，都是我牛大坠子一铲子一铲子炒出来的！你们把我一脚踢开，这不是卸磨杀驴吗？还讲不讲理！头儿说，我们不能讲理，只能讲法！现在是法制社会——简直跟光荣婆家一个口气——他急得

跳脚撒泼，指着头儿说，我一把火把宾馆给你们点了，看你们还跟我讲法不讲！头儿根本没搭理他，从兜里摸出一个打火机，扔给他，看他没动静，又摸出一个，扔给他扭头走了。

一整天，他眼里心里尽是打火机。晚上回来，他又灌了一斤二锅头，哭着骂道，这是什么鬼世道？对你们不利的事，你们就跟我讲理，对你们有利的事，你们就跟我讲法啊！

骂归骂，现实还要面对，末了还得乖乖听话。钥匙交了，车子也交了。当天晚上，他把齐光禄喊过来，两个人一人一瓶“汝水白干”酒，头对着喝，悲愤指数升高，酒的度数也要跟着升，七十三度，一点水都没掺。喝到七八成熟，他从桌子底下拽出一个红木匣子。打开来看，里面是一个明黄色布包，搭眼一看就知道不是凡常人家的用品。坠子把黄布包小心翼翼地取出来摆在桌子上，轻轻打开。齐光禄只见寒光一闪，一阵凉风穿心而过。那把刀便躺到坠子手里了。坠子把刀放在眼前看了半天，双手捧着递给齐光禄。齐光禄接过来细细地看了，暗暗叫绝，真是一把好刀！青脊白肚，背厚刃薄，像一条鳞光闪闪的青鱼。在刀柄与刀身的结合处，刻着两行非常不起眼的小字：関孫六。大日本明治二十七年製。

六

那天我们去天中镇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。为了防止意外，开始我们没到镇子里去，而是沿着河堤，一直走到县城对面的码头上。镇上的书记镇长已经接到通知，带着一千人在河堤上列队迎接我们。简单寒暄几句后，我们便顺着河堤上的一条小路往下走。我从来没这么近距离地走近过这条河，来到河边我才发现，从这边看，县城简直是近在咫尺，好像伸手就可以碰到对面河岸的柳叶。

河边是一个两岸人员来往摆渡用的小码头，离码头不远，几个船工模样的人围着一个用砖头水泥垒起来的小桌坐在河边喝茶。看见我们过来，他们只拿眼睛斜棱着，没有一个人站起来。我回头问镇上的书记：“在这里干几年了？”书记说：“过来快半年了。”——怪不得老百姓都不认识他——他说着看了一下赵伟中，迟疑了一下，又补充说：“谁在这个镇子上干，也不会超过两年。”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书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地球人都知道为什么。赵县长，很快您就知道为什么了。”

听他那语气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莫非又是因为齐光禄？

看完现场，我们正准备往回走，刘师傅问那几个人：“坠子他小老婆现在干吗呢？”其中一个面皮青黑的中年人说：“不还是该干啥干啥！”又反问道，“你认识坠子他老婆啊？”刘师傅走过去，给他们每人散了一根烟，说：“不认识牛大坠子的老婆，不是在这里白混了吗？”一群人听罢此言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我觉得刘师傅这话似乎说得不是很合适，一时这里的气氛有点紧张。一个人问刘师傅：“你们是政府的吧？”刘师傅未置可否。那人又道：“别看了，赶紧回去吧！我还没结婚，你们就在这儿看来看去。现在我儿子都结婚了，你们连一块砖头都没埋下。”刘师傅跟他开玩笑道：“吸人家的嘴短！你再乱说我让你赔我烟！”大伙儿一阵哄堂大笑。我感觉到现场气氛明显松动了很多。

晚上，我们在镇政府吃饭。赵伟中特别安排不在外面吃，让我们就在他们的机关小食堂里用餐。饭菜很有特色，都是当地土里刨的、河里捞的特产。开始大家都还很拘谨，按套路敬酒。酒过三巡，我站了起来，先用茶杯倒了一杯酒，准备一口干了。赵伟中见状赶紧夺过去，说：“赵县长，您这是办我的难堪！下面这酒要怎么喝，您只管吩咐就是了！”

我说：“我吩咐算吗？算了，我还是喝了吧！不然我这个挂职副

县长,说什么都没人听!”我话音刚落,赵伟中仰脖子把一茶杯酒喝了。书记镇长也赶忙站起来,学他的样子,一人喝了一茶杯。三个人喝过都默默看着我,也不说话。我拿过杯子,又倒了三分之一,说:“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喝这么多,我相信也是最后一次喝这么多。不管我是在这里,还是离开,我仅仅是女作家赵荒,而不是一个副县长或者其他什么。如果你们觉得我还像那么回事,今天咱们就放开喝酒,放开说话。我希望好好听听你们天中镇,听听牛大坠子,听听齐光禄和牛光荣!”

“好好好!”他们一边说一边每人又倒了一杯喝下去。谁知几杯酒下肚,每个人的话都多得控制不住,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胡乱插话,一会儿话题就又搅和成了一锅粥。因为酒我的头也晕得像坐海轮,我强忍着坐在那里,到末了也没听明白他们说的什么。

七

坠子被解职之后,在家待了半年多。半年多后,光荣从医院被接了回来,说是痊愈了,其实只是保住一条命,根本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。刚回来那一段时间,光荣跟个傻子差不多,既认不清人,也说不成话,养了一段时间,虽然有了很大改善,但跟正常人还不一样,说话非常不清楚,还经常不自觉地流口水。她自己坐在那里,总是忍不住笑。问她以前的事情,婚礼之前一直到闹洞房她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可是自那之后,包括现在的很多事情,她有的能记得,有的一点都记不得。不过,从外表看起来她还跟个正常人差不多,依然那么漂亮,而且家里的活计一点都不少干。

坠子新娶的小老婆经过这两件事,倒也安分平和了不少,对待光荣也不似过去那般刻薄了,有时候看见光荣忙不过来或者有什么不